



山下
绿色的远方

In

绿色的远方
胡奇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描写草原上的人们和隐蔽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故事。

故事里的扎西、阿江、卓玛都是少先队员。卓玛精明能干；扎西勇敢豪爽；阿江是个孤儿，从小受舅舅虐待，比较懦弱忧郁。

草原上人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，隐蔽的敌人更加惊慌，加紧了破坏活动。扎西因分不清生活中的敌人或朋友，误把黑心人郎木看做知心朋友，并且把阿江讲的，他舅舅和郎木的破坏活动，告诉了郎木。扎西的错误，使自己和阿江都陷入危险的境地。然而，敌人并未得逞，正在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，被草原上的民兵消灭了。

复杂的阶级斗争，教育了扎西和阿江，他们在老师李侠的关怀教导下，迈步前进。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黄 青

绿 色 的 远 方

胡 奇 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168 1/32 6 1/2 印张 4 插图 115 千字

196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78 年 6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

书号 R10056·328 定价 0.51 元

目 次

静悄悄的柳树林·····	1
追风赶云·····	8
舅舅·····	19
深夜密语·····	27
早晨·····	37
三块烧火石·····	46
志愿·····	59
丁着的眼睛·····	70
玛金叔叔·····	81
“好酒献给英雄饮”·····	92
罪恶的予兆·····	102
雷轰电闪·····	110
慈鸟·····	121
朋友·····	134
还魂花·····	143

神台下.....	154
腰刀和誓言.....	165
林中一夜.....	175
追踪.....	185
金色的米拉山.....	196

静悄悄的柳树林

中队会刚宣布结束，扎西抓起他那尖顶宽边的白毡帽，便从教室里冲出来。教室外边，有坐七级高的石阶，平时他总是步步地走上走下，今天不知是为什么，他却从最高一级，纵身跳到下边的坪场上。

“扎西！小心把脚踝(huái)骨扭了。”

后边有人提出警告。他理也不理，戴上白毡帽，低着头，又向学校的大门外冲去。他的红领巾一角，象只鸟翅膀，在颈后飞了起来。

这是七月天。学校门外的柳树林，象道绿色的帐幔，把宽阔的草原遮掩了。可是透过枝叶隙缝，仍旧看见弯弯曲曲的墨曲河，在阳光下闪耀；一群白天鹅，大概刚在河里痛痛快快地洗过澡，翅膀搭着翅膀，就象一条银链，正贴紧河面飞午旋转。

天空升起一朵白云。它象面风帆，从兰天远方的海洋上，慢慢地驶来。

柳树林里静悄悄的，只见一匹上嚼口的小黑马，拴在树干上。这马的骨胳虽没长大，但毛色油光，肌肉健壮。现在它歪着头在啃树皮，也许树皮味道不好，啃了一阵，便钉住了。接着，它又用细小的前蹄，狠狠地敲打地面，同时，它那条不久前才修剪

的小尾巴^①，象把秃扫帚似的，拚命地扫来扫去，直到扎西走了过来，它才昂起头，“嗷嗷”两声嘶叫，算是安静了。

扎西却不向小黑马靠近。他伸手扯了根柳条，朝一棵有两搂粗的树干狠命鞭打；接着又抬起脚，把一丛深紫色的乌桕咀花，践踏得连影儿也没留下。最后，他又摘下头上那尖顶毡帽，猛地朝小黑马那边扔了过去，这才深深叹口气，靠着那根挨了打的树干坐下。

小黑马先是一怔，随后又“嗷嗷”两声嘶叫；因为它无缘无故受到侵扰，不能不向小主人表示一番忿怒。

如果扎西不发狠劲，他算得是个顶漂亮的小伙子呢。你看他，脑门宽大，鼻梁端正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放射着大胆和忠诚的光芒。可惜他的眉心长得不大好，每次发狠的时候，它结成疙瘩



瘩(gēda)不用说了，就是在舒心的时候，这眉心也不能平展开来。他的胸脯倒是厚实宽大，就跟他的小黑马一样，看起来威威势势，很有点气魄；可是走起

① 小马在长成以前，照例要修剪一次尾巴。

路来，他那两条微弯的腿，总好往里撇，人们常笑着说：扎西走路的样子，要和他爷爷相比，两人真象是一个人。

扎西坐下以后，脑子仍象一团杂乱的羊毛，理不出一点头绪。忽然，又一朵乌鸦咀花，从脚边草丛中冒了出来，他不由分说，伸手把它扯下，揉个粉碎。他想：人家心里正不对劲，这讨厌的花，偏爱在眼前转，真不吉祥！

墨曲河那边，传来天鹅啼叫的声音。扎西抬起头，只见天鹅排列成一个整齐的横队，歇落在河岸上。半空中，留下两只小小的天鹅，它们一阵斜飞，又一阵急旋……站在下边的鹅群，都伸长颈脖，凝神地看望着它们。

两只小天鹅飞旋了一会，渐渐地升高了，直到缩成两个小小的白点；才猛地往下一扎；那两对翅膀，象四片莲瓣，动也不动地任凭身子从高空滑翔下来。

底下的鹅群里，象是有谁发了声号令，只听见它们“嘎嘎(gā)”地齐声叫着，向归队的小天鹅欢呼。紧接着，从天鹅的横队里，又有另两只小天鹅昂起头，向着碧兰的高空飞去。

“多有趣！老天鹅在帮小天鹅练翅子哩。”

扎西开始平静下来。他眯缝着眼睛，嘴角现出了一些笑意。拴在一边的小黑马，又竖起秃扫帚似的小尾巴，拚命地乱扫。

到了这时，扎西才记起今天是星期六，他和小黑马，早该去黑洼子远牧草地，看望亲人了。可是，他不愿马上动身。他还得把刚才的中队会议，好好地想一想。

他和他的朋友阿江的心情一样，很久就盼望着今天的中队会；他更相信，中队通过阿江入队，那是十拿九稳的事。

谁知快到举手表决的时候，中队长卓玛的两句问话，几乎把阿江入队的希望扑灭了。

“阿江，你舅舅每天尽做些什么？说些什么？能不能当着大伙儿说说。”

阿江的头缩在肩膀里，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地动着，在大伙儿的注视下，几乎要哭起来。

卓玛鼓起眼睛，又追问道：

“今天是讨论你入队，问什么，就要回答什么，不能马虎！”

扎西是阿江入队的热心介绍人，他真讨厌死那个胖脸旦的卓玛了，不等主席同意，便站起来，忿忿地问卓玛：“阿江不是个孤儿吗？”

“不错，是孤儿！”胖姑娘可不憋(hān)，她翻翻眼皮，提醒扎西说。“你别忘了，他是他舅舅养活大的！”

“卓玛，这一年当中，阿江个人的功课好不好？个人劳动成绩好不好？”

“都好！”

“这就是了。只要他个人好，家庭跟他没关系！”

“怎么没关系？”卓玛更认真了。她又提醒扎西，“你是糊涂了吧？亏你还是个老队员！”

扎西看看低头坐在一边的阿江，心里不由得替朋友难受。他压不住满肚子的火气，又忿忿地问卓玛：“一个人的舅舅不好，难道他永远不能入队了？”

“扎西，别只顾朋友的私情，忘了人民的利益，我们少先队员更要从小注意！”

“这是胡说！……”

扎西和卓玛越争声音越高，两下就吵起咀来。

最后，在大家举手通过以前，要不是李侠老师出来说话，阿江入队的希望，差一点被那个卓玛“破坏”了。

扎西心里感到很忿怒，刚宣布散会，就从教室里急快地冲了出来。

现在，他独自在柳树林中，很乐意多待上一会。他既恨卓玛几乎误了别人的大事，也恨她曾提过名要他去帮助阿江；到今天，她翻脸不认帐，居然说这全是为了朋友私情。

“好，我一定找她算帐！要她当面把事情说清楚！”

想到这里，扎西两手往地上一按，就跳起来，到草丛中找他的毡帽了。……

小黑马看扎西给它放了坐鞍，又紧了肚带，它两只耳朵一扬一摆地欢喜极了。那黑洼子草地，对它的诱惑向来就大，如果让它在那里吃上一天草，就是三天不吃不喝，也心甘情愿。再说，那边除了它的老妈妈，还有它的许多亲热的兄弟姐妹呢。

扎西把小黑马的坐鞍收拾好，他一只脚刚踏上脚镫(dēng)，忽然有人在身后低声地喊：

“扎西，就要走了吗？”

扎西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阿江来了。他一眼就发现，在他好朋友的额头上，有道指头那么宽的伤痕，还隐隐渗着一粒粒血珠，特别是朋友的那张脸，仿佛更瘦削更苍白了；那双圆溜溜的眼睛，也仿佛比平日更惊慌、更黯淡了。

“阿江，谁打了你？”

阿江用一个指头，轻轻把伤痕抚摸了一下，嘴唇微微地颤抖着，低声闷气地笑着回答：

“碰着了……”

“太粗心大意！”扎西不觉用爷爷对他讲话时的腔调说。他忙又对朋友解释，“再不留神，日后带牲口出去放牧，不是让牛撞倒，也要让马踢翻。”

阿江没有跟扎西争咀，只哑声地笑着。扎西看着他那双温顺的眼睛，和那一颗颗象珍珠似的牙齿，对朋友又十分怜悯起来；可是他仍旧带着几分尊严的口气，指指阿江额头上的伤痕说：

“家去，定要跟你舅舅说明白，这伤，可不是李老师打的。”他觉得这话不大对劲，赶快又添说，“你也知道，李老师从来没打过我们，可是有人偏不相信。拿我奶奶说吧，她就是这样的人，每回看见李老师拿着小棍，站在黑板跟前教我们念字，她总把那根小棍，当作罗杂(gǎ)老爷打人的鞭子哩！”

两个朋友面对面地站着，觉着心里搁了许多话，一时又好象再没什么可说了。

阿江久久丁着扎西的红领巾，脸色仍是白苍苍地少有活气。他鼓足勇气，才挺费劲地说：

“扎西，我对不起你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扎西象给针尖扎了一下，不觉向学校看了一眼。

阿江低低地俯着头，一种犯了罪的感觉，压得他越来越沉重了。

扎西太热情太粗心了，他没去好好宽慰朋友，反把手中缰绳

往小黑马身上一扔，就紫涨着脸，伸手把阿江的左肩扳紧，提出尖锐而又难以解答的问话：

“在中队会上，你怎么不谈你舅舅的事？凭着天上的太阳起誓，你舅舅干不干坏事？暗地里，你有没有帮他放过谣言？”

阿江一听这话，心里又委屈，又害怕。他双手紧卡脖子，头缩在肩膀里，朝后倒退了几步，一颗颗泪珠，成串地落了满脸满腮。

扎西向来看不惯懦弱而怕事的人，他由着性子，还是不肯放过阿江：

“快些说，你舅舅到底怎么样？对他的事，你有没有隐瞒？”

“扎西：你……”

阿江被逼问得不能不放声啼哭了。他怕扎西还要问更可怕的事，便用袖子掩住脸，转身向柳树林外边跑去。系在他腰间的空袖子，不知怎么拖拉下来，远远看去，就象一条尾巴。……

扎西木呆呆地在原地站了好久，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，刚才那样气大声粗地问话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……

等稍稍平静下来，他又回去牵小黑马的时候，那个小畜牲，早已跑得不见影子了。

追风赶云

小黑马是出名的调皮货。

奶奶说，大前年冬天的一个夜晚，她到冬圈里给怀孕的母马们上料，有一匹老灰马，总是在那里摇头甩尾，不肯好好吃食。

这老灰马已经活了二十岁。过去它在罗尕老爷家里，生养了五匹小骡马，四匹小公马。自它归了集体牧业社以后，在它那元滚滚的肚子里，正怀的是第十个胎儿。

“它这样不安定，是不是要生养了？”

奶奶抚摸着老灰马的脖颈，心里琢磨着。她又暗自掐算，这母马是秋天刚配的种，正经的生养日子，该是明年春四月。

“它年老了。又赶上冬天怀孕，身子骨打熬不住了！”

老奶奶感叹着，赶忙跑回帐篷，夺下爷爷身上挡寒的毡衣，又趁黑跑了出去，等她用毡衣把老灰马的脊背盖好，她的心才算踏实平静下来。

可是，就在奶奶转身的时候，她忽然听到一阵细小的声音，从脚边传了过来。她犯了疑，心想，冬天了，是什么小东西，肯到洞外来叫喊呢？……

“定是胎马在娘肚子里叫唤。怪不得老灰马一刻也不安稳咧！”

奶奶有些高兴，又有些害怕。她第二次跑回帐篷，把这奇事告诉了爷爷。

爷爷哪还能不信？他轻手轻脚地走进冬圈，在老灰马身边守了大半夜，却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。

“老扎西，看来你福分薄。”奶奶把爷爷讥笑一阵，自己倒觉得很是宽慰。小黑马还在老灰马肚子里没有出世，她早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吉郎^①。

吉郎真是匹强壮的小公马。刚刚出世，奶奶连忙把它抱到帐篷里，用布给它轻轻擦拭，又用羊角倒上奶子，慢慢往它嘴里灌。

那吉郎也真会报答奶奶；到了第三天，它就把奶奶心爱的白瓷壶踢碎了；还不到一个月，它就偷偷到草地上满世界乱闯了；有一次，它迷了路走不回来，害得奶奶、爷爷和扎西半夜里到处找它，后来找到一座小草山上，才在土坑里把它拖上来。

往后，只要奶奶不在，爷爷就悄悄给吉郎打上绊脚绳，等奶奶回家来，忽然发现小马失掉了自由，她立刻把绊脚绳解了。她还常常埋怨：

“这个老头子，真是越活越胡涂了！多好的小公马，你不让它闯，不让他跑，是不是想叫它生灾害病？”

其实爷爷也顶欢喜吉郎，等这小黑马在老灰马跟前吃够六个月奶，他就把母子分开了。——这么做，虽然奶奶又是忍不住埋怨。每天，爷爷都要亲自照料吉郎。不出三个月，这小黑马喂

① 川西北草地藏语：神马。

养得真是肚元胸宽，奶奶才不说长道短了。

去年，吉郎长到了一岁半，爷爷就把它交托给扎西喂养。扎西一面在村子里上学念书，一面细心照看小马。如今，有人把吉郎赶到马群里，去和那些肉壮膘肥的种马比比高低，它准属那类数一数二的好马。

当天下午，吉郎从柳树林里溜走以后，扎西奔跑了好久，才在墨曲河边把它找到。

原来，这小黑马找天鹅捣乱来了。它先是把天鹅整齐的横队撞散，接着又向几只小天鹅猛扑过去。这么一来，真是闯下了大祸，那一只只天鹅扇动着翅膀，把小黑马团团包围住，有些大胆的家伙，竟敢飞到小黑马的头上，用扁红的咀，不住捣啄它的脊背。

幸亏扎西及时赶到，小黑马才从重重的包围中逃了出来。可是小主人太不替它顾全体面，当着天鹅，用缰绳把它一顿好揍。

扎西跨上小黑马的背，它偏不好好听招呼，尽管小主人“吁吁”地叫唤着，又放松嚼口让它猛跑，它靠紧河边，只管转它的小圈子。

“吉郎，再不好好快跑，我就一拳砸扁你！”

威吓根本不管用。今天它没把扎西从背上掀下来，就算很客气了。

忽然，扎西听见背后有人高声喊他：

“小伙子，等一等，是去黑洼子草地吗？今天我们同道了。”

扎西回过头，只见一个穿黑袍的人，骑了匹白马从后边追了上来。这人歪戴一顶元顶宽边黑呢帽，一绺绺(lǚ)硬头发，象马鬃似的，从帽子底下钻了出来；他说话的嗓音又洪亮又快活，那双眼睛，也十分锐利有神。

“郎木叔叔，你好！”

“当然好。今天出门作客，啃了主人家两条牛腿，吃了十根羊肠，还喝了二十桶酸奶，饮了一百盅青稞酒，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！”

不顺心的扎西，听了郎木这一连串话，就被逗笑了。他勒住小黑马的嚼口，便和郎木的白马并排走在一起。在阿西部落，除了扎西的亲叔叔玛金以外，最叫他佩服的人，就是这个郎木；去年秋天的赛马会上，压倒所有骑手的正是他；冬天，大伙上金鹿岭打猎，比倒所有射手的也是他。

郎木稍稍转过头，故意用一只眼角，斜看着扎西。扎西被看得不好意思了，低下头，脸上热乎乎的，眼睛却看着郎木那条豹子皮的领口，吞吞吐吐地问：

“郎木叔叔，听说收完米拉山上的青稞麦，我们部落又要举行赛马会了。今年你还参加吗？”

“到时候再说。要是没有合适的对手，我就不参加。”

扎西感到有点可惜，他是很希望郎木能参加赛马会的，就说：

“为什么不参加？赛马会要是没有你，就没去年那样热闹了。”

郎木一手拉着缰绳，一手在额前搭个凉棚，向草原的远方了

望了一阵，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说：

“我算不得什么！从前，这里有个好骑手，他一连参加过十二个部落的赛马会，那些部落就没有一个人赛过他！”

“这骑手是谁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”

“你没听说过的事情多着哩！”

听郎木的话，分明对扎西有些看不起。要是别人，扎西定要给他点厉害看看，今天他却含含糊糊地认下了。

“郎木叔叔，到十二个部落参加赛马的骑手，叫什么？”

“你先别问这个，反正他是一只勇猛的鹰！”

郎木说着，忽然又高仰起头看望兰天，扎西也不觉高仰起他的头。

郎木又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

“真可惜！这里的天空上，再看不到那只勇猛的鹰了！扎西，那人马骑得好，倒不算什么，他的枪打得更是好。有一次，河滩上飞来一行大雁，他打了一枪，雁就一只只落下来。人们跑过去数了数，不多不少，正好有五只雁，被他一枪打落了！”

扎西在小黑马的背上挺直腰干，连忙又问：

“这事当真？”

“孩子，我刚才不是说过，你没听说过的事多着哩！所以听到点什么就要大惊小怪！”

扎西听了这话，耳根子一热，就说：

“那人本领再大，他能比得过阿茸(róng)部落的杰洛吗？前年罗朵老爷竖黑旗闹事，杰洛叔叔一颗子弹，就把他手下人象狗一样打死了两个。”

“杰洛算什么！”

郎木“哼哼”两声冷笑。扎西吃了一惊，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但回过头一看，郎木呲着牙，满脸露出凶相。

“郎木叔叔！杰洛叔叔的步枪，跟机关枪一样管火。罗杂老爷那般坏旦，每次看见杰洛叔叔骑马到了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从不敢跟他打对手。”

杰洛是阿茸部落有名的民兵队长，扎西当然忍不住要抬出他来。如果郎木说的那个人能比过杰洛，他扎西就低头拜服。

郎木的脸色更阴更狠了，扎西更加奇怪起来：

“为什么我提杰洛叔叔，你要不高兴？”

“你真有心眼，也真会说话！你干吗要拿阿茸部落的人来比？难道我们阿西部落没人了吗？就说你的亲叔叔玛金，他也是我们部落的民兵队长，他的马骑得怎样？枪打得怎样？”

“郎木叔叔，”扎西委屈得高声大叫了，“正因为是我的亲叔叔，我才不能当别人的面夸他！”

“可是，你倒替别个部落的人夸口了，那我们阿西部落的人，又有什么脸面？”

扎西被郎木这一问，倒真有些糊涂起来。同时，他心里也有些暗暗高兴。他的亲叔叔玛金，才真是一支好箭，在部落的牧人伙里，谁能比得上他热心正直；在对付黑心肠老爷的时候，谁又能比得上他勇敢锋利！

虽然发生了一场争执，扎西对郎木仍抱着好感。郎木在马上摇晃着肩膀，又笑了：

“小扎西，人长颗脑袋，是用它来想事情的，可不能单用它来